三家詩遺說考

韓詩遺說攷自序

詩之有魯齊韓毛猶春秋之有公穀鄒夾也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其傳不顯於世詩則魯齊韓三家並立學官家師所習終兩漢之世經師稱極盛矣顧自魏晉以後毛鄭詩行而三家之學始微韓詩雖最後亡持其業者益寡惟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見於蜀志張紘從濮陽闓受韓詩見於吳書崔季珪少讀韓詩就鄭氏學見於魏志晉太康中何隨治韓詩研精文緯見於華陽國志外此恒不數覯焉夫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漢世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一經之學數家競爽

凡別名家者皆增置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蓺也後之人因陋就簡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法既失家學就湮豈非學士大夫之過歟稽之漢書藝文志韓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而隋書經籍志祇載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書藝文志則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然觀唐人經義及類書所引韓詩要皆薛氏章句爲多至於內傳僅散見一二考據後漢書儒林傳言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又言杜撫少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其所作詩題約義通

學者傳之曰杜君注疑爲書藝文志所載當即此種故卷數與漢志不同雖題爲韓嬰注知非太傅之舊本益韓故韓說二書其亡佚固已久矣他如趙長君詩細世雖不傳然韓詩譜二卷詩歴神淵一卷侯包韓詩翼要十卷具列隋志是其書猶未盡佚惜當時定五經正義專主毛詩鄭箋獨立國學韓詩雖在世所不用課士不取人無能明之者陸元朗經典釋文閒採毛韓異同而罕溯尚多斯亦稽古者之大憾也宋元以後毛鄭詩亦復罕有專門而韓詩之傳遂絶其廑有存者外傳十篇而已說者因班志有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之語

遂皆其不合詩意不知董仲舒有言詩無達詁劉向亦言詩無通故讀詩之法亦貴善以意逆志耳太史公儒林傳稱韓生推詩人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夫詩三百篇中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與觀羣怨之旨於斯焉備其主文而譎諫遠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善惡美刺蓋不可不察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與春秋固相爲維持世道也子夏序詩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今觀外傳之文記夫子之緒

論與春秋雜說或引詩以證事或引事以明詩使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雖非專於解經之作要其觸類引伸斷章取義皆有合於聖門商賜言詩之意也況夫微言大義往往而有上推天人性理明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下究萬物情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考風雅之正變知王道之興衰夫固天命性道之蘊而古今得失之林耶先大夫曩撰三家詩遺說未卒其業喬樅敬承先志於韓詩詁訓凡羣籍所徵引者旁搜博採薈萃成帙釐爲五卷細加考證其各家所述韓詩佚說有與毛氏文異而義仍同及文同而義或異與夫文義並同

者咸備採之以資參攷至外傳中引詩者皆散附各篇
其於詩文無所附者别爲一卷著錄於末凡以存韓氏
專家之學云爾旹道光二十年歲在庚子侯官陳喬樅
敘于京都城南之虎坊橋試館

韓詩敘錄

侯官陳喬樅學

韓生 漢書曰名嬰

韓商

史記儒林傳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 徐廣曰憲王舜也 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涿郡韓生

漢書儒林傳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詩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

貢生 毛詩指說云貢生傳河內趙生

趙子

漢書儒林傳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

蔡義

漢書蔡義傳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

府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亾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弃人倫者竊以臣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淸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爲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薨謚曰節侯

食子公

漢書儒林傳蔡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中尉食生爲博士

王吉

王駿

王崇

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瑯琊皋虞人也少時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無節吉上疏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迎昌邑王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吉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

王氏賢能而上明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上以其言迂闊不甚能異也吉遂謝病歸琅琊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吉吉年老道卒上悼之復遣使者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子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代薛宣爲御史大夫居位六歲病卒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平帝即位

崇爲大司空封扶平侯

眾豐

張就

長孫順

髮福案經典釋文敘錄一本作殷福

漢書儒林傳食生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邦惲

邦尋

後漢書郅惲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迺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遂西至長安上書王莽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脅令自告狂病惲迺瞋目詈曰所言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乃出南遊蒼梧建武三年積弩將軍傅俊徇揚州素聞惲名迺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

之惲恥以軍政取位遂辭歸鄉里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山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明日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於游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誡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再遷長沙太守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擢爲京兆尹

劉寬

後漢書劉寬傳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也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老父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熹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以先策黃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逯鄉侯六百戸中平二年卒謚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謝承後漢書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宮風角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與人爭埶利之事也

薛夫子唐書宰相世系表名方丘薛廣德曾孫漢父也

薛漢

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

杜撫

後漢書儒林傳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吏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喬樅謹案華陽國志云杜撫作詩題議說弟子南陽馮良亦以道學徵聘據此則馮良亦嘗治韓詩之學也

澹臺敬伯

韓伯高

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廉范

後漢書廉范傳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也祖父丹爲大司馬庸部牧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迺重資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沈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

救救俾免於死歸老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
俾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
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范叩頭曰臣無
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
帝怒稍解因問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遷爲雲中太
守歷武威武都二郡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
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
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毀削先令但嚴令儲
水而已百姓爲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
夜作平生無襦今五絝在蜀數年免歸鄉里卒於家

尹勤

東觀漢記尹勤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游門生荆棘

趙煜

後漢書儒林傳趙煜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耻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煜卒業乃歸郡有道卒於家煜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喬樅謹案御覽五百五十六引會稽典錄言趙長君詣杜撫受韓詩撫嘉其精力盡以其道授之至撫卒長君經營葬之然後歸家可謂篤於師道矣

張匡

後漢書儒林傳山陽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召馴

後漢書儒林傳召馴字伯春壽春人也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

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拜陳留太守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仕至青州刺史

楊仁

後漢書儒林傳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所居教授縣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例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顯宗立拜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子弟

以恩信爲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爲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諡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詠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陳囂

東觀漢記陳囂字君期明韓詩時人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鄭康成

後漢書鄭元傳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爲鄉嗇夫

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為吏遂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
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郡張
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從質諸疑
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元
歸鄉里隱修經業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
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元特立一
鄉曰鄭公鄉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
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公車徵為大司農給
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元迺以病自乞還家卒年七

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㝛經赴會千餘人門生朾與撰元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注周易尚書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蓺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炎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元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皆如其言

馮緄

後漢書馮緄傳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初舉孝廉七

遷爲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擊破諸賊遷隴西太守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延熹五年爲車騎將軍討武陵蠻荆州平定上書乞骸骨後復爲廷尉卒於官

洪适隸釋馮緄碑緄字皇卿少耽學問習父業治韓詩

喬樅謹案超明誠金石錄載車騎將軍馮緄碑緄字皇卿而後漢書馮緄傳作鴻卿與碑不同又本傳有初舉孝廉七遷至廣漢屬國都尉拜御史中丞順帝末持節督揚州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

討賊今據碑自舉孝廉至爲處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爲中丞與督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爲都尉前不紀當時所書其名字官爵不應差誤可信無疑今此傳首尾顛倒錯謬如此然史之所載失其實者多矣又金石錄謂碑云緄謚爲桓而史亦不載洪氏隸釋辨之謂威宗以命將武功定謚緄亦虎臣之一云亾適當其時故作文者以孝桓帝謚書在方趙氏以爲緄有此謚而史不載誤也爲繆又攷碑云緄少習父業據後漢書言緄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緄習父業治韓詩則煥亦治

韓詩可知矣

杜喬

後漢書杜喬傳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書奏不省建和五年代胡廣爲司空正色無所回撓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震免官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等執繫之於獄中

司馬彪續漢書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

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

梁商

後漢書梁商傳商字伯夏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陽嘉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商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

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姿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於閨閾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

若在已輕貨財不爲之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深委任焉

朱勃

後漢書馬援傳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馬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常待以舊恩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

東觀漢記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心有國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司馬彪續漢書[illegible]能說韓詩

[illegible]著

後漢書[illegible]彪傳彪次兄豹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靈帝即位就家拜著東海相

謝承後漢書[illegible]著為三輔冠族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疏術

胡碩

蔡邕集陳留太守胡碩碑碩字季叡交阯都尉之孫太傅安樂侯少子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歐陽尚書韓氏詩博綜古文周覽篇籍初除郎中宿衛十年遭叔父憂

以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舉賢良方正不詣公車建安元年召拜議郎納忠盡規匪懈於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拜陳留太守卒年四十一

崔炎

三國志魏志崔炎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年二十三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學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爲別駕從事魏國初建拜尚書遷中尉炎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

杜瓊

三國志蜀志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業於任安盡得安術後主時仕爲中郎將大鴻臚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

喬樅謹案後漢書儒林傳任安字定祖廣漢緜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之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范史稱任安兼通數經杜瓊師事任安盡

得安術據蜀志載杜瓊著韓詩則知任安所習詩當爲韓氏之學矣

喬樅又案華陽國志云高阮字伯珍少受學於太常杜瓊莪術微妙博聞強識清尙簡素以明三才徵爲太史令據此則高玩於詩亦當習韓家也

張紘

三國志吳志張紘字子剛廣陵人步游學京都仕吳爲會稽都尉子張尙孫皓時爲侍郎○裴松之注引吳書張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尙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

何隨

常璩華陽國志何隨字季業蜀郡郫人也漢司空武後世有名德徵聘入官隨治韓詩歐陽尚書研精文緯通星曆州辟從事光祿郎中主事除安漢令蜀亡去官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義太康中即家拜江陽太守民思其政年七十一卒官長子覬字巨忠清公淑愼知名州里察孝廉西鄂南安令除巴郡太守次子遊治中從事

祝睦

袁崧後漢書祝睦治韓詩公羊嚴氏春秋

喬樅謹案歐陽文忠集古錄載祝睦碑云君諱睦

字元其下迷缺滅不能成文惟其官壽年月可見云貧於王廷除非海長史潁川鄢令辟司空府非軍中候拜大尚書射僕遷常山相山陽太守年六十有八延熹七年卒洪景伯隸釋載歐陽棐集古錄目云祝睦碑不著書撰人名字睦字元德濟陰已氏人又隸釋載祝睦後碑云家于濟陰齔髮入學修韓詩嚴氏春秋七典並立兼綜百家與袁紘

後漢書語合

梁景

沈約集梁景少習韓詩爲世通儒漢元嘉元年爲尚書

令

俟包一作包一作苞

隋書經籍志俟包漢人著韓詩翼要十卷

田君

歐陽修集古錄漢田君碑君東平陽人總角修韓詩京氏易究洞神變窮奧極微爲五官掾功曹州從事辟太尉延熹二年辛亥詔書泰山琅琊盜賊未息州郡吏有仁惠公淸撥煩整化者試守滿歲爲眞州言名時牧劉君知君有操表上試守費縣令

武梁

趙明誠金石錄漢武梁碑梁字綏宗岐嶷有異治韓詩
闕幘侍講兼通河雒諸子傳記州郡請召辭疾不就年
七十四元嘉元年卒

丁魴

洪适隸釋漢丁魴碑魴字叔河耽樂術藝文雅少疇治
易韓詩垂意春秋初爲蜀郡屬國都尉三載功成遷廣
漢屬國都尉

馬江

洪适隸釋漢馬江碑江字元海濟陰乘氏人通韓詩經
以和平元年舉孝廉除郎中謙虛接下冠名三署年四

十九元嘉三年卒

樊安

洪适隸釋樊安碑安字子仲南陽湖陽人也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納王命爲之喉舌以致中興食采於樊子孫氏焉君幼以好學治韓詩論語孝經兼通禮傳古今典義官於王室歷中黃門冗從假史拜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年五十有六以永壽四年卒追拜騎都尉

喬樅謹案續漢書百官志有中黃門冗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黃門而無右史蓋闕文也据此可補

漢志之闕又攷歐陽文忠集古錄載此碑云安字
子佑與隸釋不同未詳孰是

韓詩外傳附錄

侯官陳喬樅學

韓詩外傳七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

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商榷謹案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舊本無之後司君書之六字太平御覽六百三引有之新序雜事一載此節文亦與御覽同趙懷玉校本據以補入又底韵九所引韓詩外傳作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君下無之字

又曰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

者又何加焉

喬樅謹案說苑臣道篇亦載此條而文不同趙懷玉校本云產薦也文有脫誤當云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方合

韓詩外傳八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

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劗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又曰〕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又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

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韓詩外傳九〕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又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

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喬樅謹案怪之二字舊本脫去趙懷玉校本據文選陸士衡連珠李善注引補太平御覽五十五引亦同又蓋不忘故也二書所引並作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又曰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槊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

衣縞衣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

爲樅謹案此與第七卷孔子遊於景山篇語意略相似趙懷玉校本云回有鄙之心句似有脫字願得之冠句疑亦有譌字

又曰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

子無所辭獨◦喪家之狗耳曰臣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旣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臣爲欲當之者也臣何敢乎

又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

矣夫志不得則援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

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喬樅謹案以一國驕人句各本皆脫依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三引增入

又曰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呼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夫澤中雉乎五步一噣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噣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

氣益下气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良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又曰何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婬其志亂其政

其臣下必疎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閒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淫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喬樅謹案由余漢書古今人表作繇余師古曰繇由余攷由姓見於廣韵余其名也王繆當作王廖古今人表王廖列中上第四等師古曰廖音聊文選四子講德論李善注引韓詩外傳正作王廖宜据以改正韓子十過篇呂氏春秋不苟篇史記秦

本紀並作內史廖說苑尊賢篇作王子廖

又曰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又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

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喬樅謹案苦少舊譌作若少又如量二字各本脫去據初學記十九及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二引補作如量而去苦少耳趙懷玉校本依兩書引增改又以吾初學記引作以他又目如擗杏上各本有傳曰二字疑衍文也

又曰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

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喬樅謹案噴噴趙懷玉校語云疑是嘖嘖之譌

韓詩外傳十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君乎又俯而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農事之恤何暇念死

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按紹謹案而況君乎又俯而泣舊本無兩而字又
　　字據太平御覽百六十引有之又太公下舊脫丁
　　公二字惟農事之恤句舊脫農字並依御覽補之
又曰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
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駁馬之肉不得酒者
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
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
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
右免繆公之死

又曰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又曰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

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又曰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鱉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可不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

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又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

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楚國以甯孫叔敖之力也

喬樅謹案挾彈丸在下北堂書鈔百三十四引作挾彈在榆下後有窟也書鈔引作後有掘株也又樂其士卒下疑有脫文

韓詩內外傳補逸

侯官陳喬樅學

韓詩外傳曰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文選卷二十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

韓詩外傳曰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量入之府胃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三

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

土血歸於水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三

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

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文選卷四十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牋注

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文選卷二十九古詩十九首注

喬樅謹案代馬依北風句又見文選卷三十六宣德皇后令注引外傳

韓詩外傳曰文王使南宮括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太平御覽八百九十

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爲祥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即土矣太平御覽九百二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水之精爲玉老蒲爲葦願無怪之文選卷五十九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

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死以上卿之禮葬之文選卷五十五陸機演連珠注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後漢書朱穆傳注

韓詩外傳曰楚昭王亡其踦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文選卷四十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注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

子欲以爲犧莊子曰獨不見大廟之牲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豢出則清道而行止則居帳之內此豈不貴乎乃其不免於死宰執旌居前或持在後當此之時雖欲爲孤犢從雞鼠遊豈可得乎僕聞之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頸愚者不爲也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四

韓詩外傳曰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飡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比至門聞鼓鐘之音戰鬬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

天下鮮矣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九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書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

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栁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後漢書崔駰傳注

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弃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弃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後漢書應奉傳注

韓詩外傳曰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北堂書鈔百三十七

韓詩外傳曰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吳昌門淵曰見一匹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蘆芻也太平御覽八百十八

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王吉傳注）

韓詩外傳曰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為虎傅翼也（後漢書翟酺傳注）

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文選卷三十七庾亮讓中書令表注）

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文選卷五十七潘岳馬汧督誄注）

韓詩傳曰反弁以征（成二年公羊傳疏）

韓詩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文選卷十六潘岳寡婦賦注）

韓詩曰說之以名（文選卷二十一應璩百一詩注）

韓詩曰利爲害本福爲禍先文選卷二十五盧諶答劉琨詩注

韓詩曰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佩玦也史記循吏傳索隱

韓詩曰齊人青將討公孫無知辭其友其友曰耕田芟艸農之力也討君之賊大夫職也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二

喬樅謹案御覽於此條上先引韓詩曰三之日于耜云云而以又曰類引此節則此亦韓詩內傳文也

韓詩遺說攷目錄

大雅卷第四

頌卷第五

韓詩遺說攷卷第一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一

案春秋序正義曰韓嬰之爲詩經傳異處攷漢書藝文志載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又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是其經傳異處也

周南召南

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三十四

喬樅謹案唐詩藝文志韓嬰詩序二卷卽水經

注所引也楚地記漢江之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郡胡徵士虔曰案漢南郡今湖北荆州府荆門州及襄陽施南宜昌三府之境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汝州之境周南之詩曰汝墳者其東北境至汝也曰漢廣江永者其西至漢南至江也召南之詩曰江沱者其西北至蜀東南至南郡也大約周南有南郡之東而東至南陽召南有南郡之西而西至巴蜀也

周南關雎

韓詩外傳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

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
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
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
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
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葢取
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閒生
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
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愼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又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人君下有動靜二字有度下無應門擊柝四句）

喬樅謹案後漢書儒林傳云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陸璣草木疏云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受詔定圖讖當時言詩推爲長唐書宰相世系表薛夫子名方叫薛廣

德爲孫漢之文也

薛君章句曰窈窕貞專貌文選二十一顏延年秋胡詩注

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文選五十八顏延年宋元皇后哀策文注

補後漢書明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

喬樅謹案春秋說題辭云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據漢書藝文志言齊魯韓生皆爲詩傳或取春

秋采雜說然則韓詩詠關雎以刺時之說卽本之春秋緐也

補 後漢書馮衍顯志賦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喬樅謹案後漢書本傳云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衍子豹亦好儒學㠯詩春秋教授麗山下范書雖不言衍習何詩然據衍自論有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云云語出韓詩外傳則知敬通所習爲韓詩也

補後漢書應奉上書曰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忌 本傳

喬樅謹案五禁所忌章懷注引韓詩外傳婦人有五不娶語爲證應奉卽用韓義又案文選西都賦六臣注引詩云君子好求唐惟韓詩尚存是韓詩字不作逑仇與魯齊毛並異也

輾轉反側

補李賢後漢書注詩國風曰輾轉反側反側不安也光武紀

喬樅謹案章懷太子注引詩國風不言其爲何

家詩然其說與毛詩鄭箋異知用韓義也

左右覭之

補 玉篇見部詩曰左右覭之覭擇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覭本亦作芼覭字从見者謂視而擇之也覭爲今文正字玉篇引詩是據韓家之文作芼者毛氏古文以芼爲覭之假借也顧野王玉篇撰於梁大同九年是時齊魯詩已亡惟韓詩存故玉篇所載詩經文字訓義兼採韓毛二家如人部仲字下引詩曰仲氏任只仲中也宀部⿱宀冓字下云夜也詩曰中⿱宀冓之言中

夜之言也本亦作莤雖皆不言其爲韓詩然據釋元應衆經音義九引韓詩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陸德明經典釋文牆有茨篇引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並與玉篇訓同則玉篇所引之爲韓詩訓義無疑矣又如女部嬿字下引詩曰嬿婉之求門部閌字下引詩曰高門有閌亦不言其爲韓詩然據李善文選注二引韓詩曰嬿婉之求嬿婉好貌經典釋文緜篇引韓詩曰閌盛貌皆與玉篇文同則玉篇所引之爲韓詩與文又無疑矣今於玉篇引詩有異義者

必參觀而互證之凡說文所載三家與文而玉篇據以採入者概置弗錄蓋闕疑之義云爾

鐘鼓樂之

韓詩外傳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大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

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曰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案外傳言天子左五鐘右五鐘云云與尙書大傳

說合

喬樅謹案鐘鼓樂之惟外傳五引詩作鼓鐘而

此仍作鐘鼓今攷外傳言天子左五鐘右五鐘

而不兼言鼓侯包言后妃房中之樂亦但云有

鐘磬而不及鼓疑韓詩之義訓鼓爲擊不與毛

同此所引詩當作鼓鐘爲是或據薛君章句有

應門擊柝鼓人上堂語以爲當兼備鐘鼓其義

亦通

侯包韓詩翼要曰后妃房中樂有鐘磬 隋書樂志○杜佑通典百四十七引同

喬樅謹案隋書經籍志云侯包漢人著韓詩翼要十卷包一作苞攷北史房暉遠傳隋文帝問房暉遠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對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暉遠之對蓋本韓詩也

葛覃

惟葉萋萋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 文選八楊雄羽獵賦注○又二十三阮籍詠懷詩注

憂盛也文選七潘岳藉田賦注

喬樅謹案後漢書儒林傳云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三國蜀志文云杜瓊字伯瑜成都人後漢時爲中郎將大鴻臚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今攷隋書經籍志止載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嬰薛氏章句是張杜二家章句已罕傳本故不收載然則陸德明釋文李善文選注各書所引單稱韓詩章句或單稱韓詩皆薛氏章句也盧文弨曰案毛詩維字韓詩當作惟故云

惟辭也

是刈是濩

韓詩曰刈取也濩瀹也 陸德明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刈毛詩作艾釋文云艾本亦作刈濩毛傳云煮之也爾雅釋訓是刈是濩濩煮之也舍人注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治之皆與韓詩合是傳韓毛義並同李黼平曰說文濩云雨流霤下則濩爲浸漬淋離之貌與瀹字意同蓋謂浸漬而煮之也

卷耳

不盈頃筐

韓詩曰頃筐欹器也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攷說文匚部匡飯器筥也重文筐云匡或從竹又竹部筥𥫱也𥫱下云一曰飯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筩爲𥫱箸下云飯攲也段氏注曰危部攲𡸣也攲者頃側之意箸必頃側用之故曰飯攲宗廟有坐之欹器古亦當作攲器也然則詩之頃筐謂筐之半淺半深者蓋卽𥫱之類其爲製不平故云攲器其受物甚少故云易盈也

我姑酌彼金罍

許愼五經異義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

案毛詩音義引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毛詩正義引韓詩說士以梓士無飾據此則異義所引稍畧

韓詩說曰金罍大夫器也

喬樅謹案詩正義引作大夫器也周禮司尊彝疏引此云金罍大器無夫字盧文弨曰夫字乃衍文周禮疏所引是也喬樅謂據五經異義言諸侯大夫皆以金則金罍亦可云大夫器也

陟彼高岡

補衆經音義廿五詩云陟彼高岡陟登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是據韓詩之說毛傳訓陟爲升升亦登也元應衆經音義兼采毛韓二家有明著爲韓詩者如韓詩云曲京曰阿韓詩傳曰南北曰縱東西曰橫是也有明著爲毛詩者如毛詩曰出言有章毛詩傳曰憂心慘慘是也則有不著其爲韓爲毛者以毛傳鄭箋立於國學世所遵用韓詩亦經汪倚存可攷而知故文從省耳今攷音義卷十九透迤下云迤又作佗

同詩云透透佗佗德之美貌也不言其爲韓詩然據卷三委佗下引韓詩委佗德之美貌也可證十九卷所引亦皆爲韓詩說卷十二陶演下引詩云憂心且陶陶暢也亦不言其爲韓詩然据後漢書注八十上李善文選注三十四並引作韓詩則衆經音義所引之爲韓詩又可互證也

我馬元黃

補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我馬元以黃

喬樅謹案陳思王用韓詩說見王風黍離篇

我姑酌彼兕觥

韓詩說曰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酒不自節爲人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毛詩正義又禮記左傳正義引並同

案韓詩說一升曰爵云云儀禮士昏疏引作內傳

喬樅謹案周禮梓人疏引韓詩說一升曰爵至

五升曰散文同惟廣川書跋引韓詩作四升曰散四字是五之誤宋綿初云古人訓詁多取音同音近此注爵盡角觸聲相近觚寡觶適散訕觴餉聲相同故取訓如此也觥從光得聲廓从郭得聲光郭一聲之轉說文光明也觥从光聲亦即此義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張大即著明之義數者散言之則通對言之則異也

云何吁矣

薛君章句曰云辭也 文選二十五傅咸詩注

南有朻木

陸德明毛詩釋文樛木韓詩本作糾

喬樅謹案釋文云馬融本並作朻又引說文以朻爲木高也攷說文又有樛字云下句曰樛與毛傳木下曲曰樛訓合然據爾雅釋木云下句曰朻則朻樛音義並同古得通用也

螽斯

【補】續漢書順烈梁皇后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蓋詩人螽斯之福則百斯男之祚所由興也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七

喬樅謹案續漢書及後漢書皇后紀並言后治

韓詩能舉大義此所稱螽斯詩即韓說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九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又曰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慚愧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卽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喬樅謹案舊本無爲人臣不忠是六字又不孝上衍不可二字趙懷玉校本據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一引增刪

兔罝

肅肅兔罝

補劉昆文選注曰罝兔網也殷紂之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而食之文選三十七桓溫薦譙元彥表六臣注

喬樅謹案劉昆此說蓋亦本於韓詩攷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篇謂墨子之言必當時說詩者有得賢於兔罝之解故舉閎天泰顛以實之今案閎天泰顛事正當文王與紂之時其說殆卽韓詩所本歟

施于中馗

〔韓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馗〇〔薛君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文選十一鮑照蕪城賦注〇又二十顏延年釋奠詩注〇又二十七王粲從軍詩注

喬樅謹案說文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从九首或作逵王氏念孫曰馗從九首聲故與好仇韻也毛詩作逵逵在尤韻字從坴得聲讀如逐今韻馗逵亟入脂爲渠追切作叶音者以好仇之仇爲渠之切以韻逵字讀韓詩自知其誤

芣苢

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選五十四劉峻辨命論注○又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二

喬樅謹案此所引蓋韓詩序太平御覽引作韓詩外傳誤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韓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是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文選辨命論注

喬樅謹案御覽七百四十二引韓詩曰芣苢臭惡之菜字不作草

韓詩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毛詩釋文）

案大觀本草六引陶隱居云韓詩乃言芣苢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此爲謬矣此陶隱居引韓詩而駁之也然與毛詩釋文及文選注所引不合豈隱居誤記耶釋文又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攷王會解作桴苡恐與詩之芣苢爲二物衛氏傳當是衛宏

所作而釋文序錄不言後漢書所謂宏作訓旨殆
即是也衛許皆習古文詩皆宗毛不知何以解茮
苕謂草爲木
補劉峻辨命論曰冉耕歌其茮苕
漢廣
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文選三十四曹植七啟注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臯臺下遇二女與言曰
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
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廻顧二女亦即亡矣文選十二郭璞江賦注

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臯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文選四張衡南都賦注又三十五張協七命注

爲樅謹案文選卷廿三阮籍詠懷詩曰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李善注引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遊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已見南都賦可證此引外傳外字乃內之譌又太平御覽八百二引韓詩內傳曰漢女所弄珠如荊雞卵與南都賦注所引詔合亦皆作內傳不誤也

許氏說文鬼部䰡鬼服也韓詩傳云鄭交甫遇二女

魃服

案初學記引韓詩曰遇二女妖服珮兩珠卽此

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章句曰游女謂漢水之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後漢書注六十上○文選卷十八稽康琴賦注○又卷三十四曹植七啟注○又卷五十八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注

補曹植七啟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于水濱

補曹植洛神賦嘆佳人之信修兮羌習禮而明詩○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

喬樅謹案陳思王用韓詩何焯亦以子建洛神賦之義爲本薛君章句也

韓詩外傳一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譚譚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從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

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紘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韓詩外傳載阿谷處子事與列女傳大致相同今錄其文字異者列識於左

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案列女傳婦人作說者下婦人俱作處女

思心譚譚案列女傳作我思譚譚郝氏懿行曰皆燂字之假借也

何問婦人乎案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列女傳同

從流而挹之案舊作促御覽引作從列女傳同趙谷人懷玉曰案上文迎是逆也此云從乃順也作從爲是當據之改正

和暢我心案列女傳作私復我心

僻陋無心案列女傳作陋固無心

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案列女傳此文上有過賢則賓四字

客之行差遲乖人趙懷玉曰句有譌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列女傳同

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案列女傳作竊有狂夫名之者矣

江之漾矣不可方思

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文選十一王粲登樓賦注

喬樅謹案惠氏棟云說文羕下引詩江之羕矣韓詩同爾雅羕長也郭注云羕所未詳是未攷韓詩喬樅謂惠說尚未精審攷文選注引薛君曰漾長也是韓詩字作漾非作羕說文羕下引詩與爾雅羕長之訓皆據魯詩文也

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後漢書周磐傳注

補後漢書周磐傳曰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章慨然而歎迺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喬樅謹案據此則磐所誦乃韓詩也

惄如輖飢

毛詩釋文惄韓詩作愵

喬樅謹案說文愵夏貌讀與惄同衆經音義十六愵古文惄愵二形同釋文云調又作輖易林兌之噬嗑惄如周飢周即輖之省文周輖調皆以與朝音近通假晉郭璞周詩言別在斯須惄

焉如朝饑正用汝墳詩語

魴魚頳尾王室如娓雖則如焜父母孔邇

薛君章句曰頳赤也焜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 後漢書周磐傳注

說文火部焜火也詩曰王室如焜

案詩攷載後漢書注引韓詩王室如焜今本章懷注作燬又外傳一引雖則如焜今本亦作燬皆誤

韓詩外傳一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

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霜露不使句本作不調使說苑建本篇引作不使趙懷玉校外傳據說苑以調為衍字刪去

又外傳九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

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卽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女雖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

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喬樅謹案荀子子道篇作衣與繆與不女聊楊

倞注引韓詩外傳作衣予教予與今本不同謝

墉荀子校語云今外傳九作衣與食與曾不爾

卽教予疑是飤予之譌卽字疑是聊之譌趙懷

玉亦云卽當作聊爲是

麟趾

吁嗟麟兮

薛君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文選三十謝元暉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

召南

草蟲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韓詩外傳一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采蘋

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薸 毛詩釋文

一 喬樅謹案毛傳云蘋大萍也爾雅釋草曰苹蓱郭注云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音瓢又曰其大

者蘋郭注云詩曰于以采蘋今據詩釋文引韓詩云云是薸與蘋小大既殊浮沉亦異今本釋文作浮者曰藻盧氏文弨謂王應麟詩攷作薸音瓢當據以改正胡承珙曰案爾雅翼亦引韓詩說沈者曰蘋浮者曰薸且云薸之字似藻譌者遂以相亂此言尤為明證而埤雅引韓詩仍作浮者曰藻遂謂藻亦出水上謬矣

于以鬺之惟錡及釜

漢書郊祀志注韓詩曰于以鬺之惟錡及釜

案說文無鬺字鬲部鬺煑也从鬲羊聲玉篇鬺式

羊切亦作𩱴鬺同上廣韻𩱴亦䰞字集韻十陽䰞
或作𩱴鬺䰙類篇䰞或作䰙䰜是說文䰞字即韓
詩于以鬺之之異文也
喬樅謹案漢書郊祀志鬺亨上帝鬼神師古注
云鬺亨一也鬺亨煑而祀也引韓詩采蘋于以
鬺之二語爲證攷廣雅云鬺飪也是鬺爲古烹
飪字下亨乃古享祀字也音香兩反服虔音義
云以享祀上帝也正釋亨字師古以鬺亨爲一
非是鬺毛詩作湘古文同音假借字

甘棠

蔽芾甘棠勿剗勿伐召伯所茇

韓詩外傳一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烝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剗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家語廟制篇引詩蔽芾甘棠與韓詩

文同隸釋載涼州刺史魏丕元碑作蔽芾金趙
琳鄉載漢蕩陰令張遷碑作蔽沛

漢書王吉傳吉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人思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喬樅謹案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王謂王吉也吉以韓詩教授爲昌邑中尉見漢書儒林傳及本傳

毛詩釋文翦韓詩作剗初簡反

勿剗勿敗

集韻上聲五刻剪也韓詩曰勿刻勿敗見二十六產刻字注

喬樅謹案據毛詩釋文及集韻是韓詩翦作刻與毛文異今本韓詩外傳引詩作翦蓋後人順毛改之耳

補後漢書馮衍說廉丹曰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

補馮衍說鮑永曰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

補藝文類聚孫楚賦曰晉在邰伯聽訟述職甘棠作詠吾之罔極○又張纘賦曰伊宗周之令望巡召南

而述職卷八十一

喬樅謹案述職之說本於魯韓詩孫張兩賦蓋

用韓義也

行露

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韓詩外傳一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

一物不具一禮未備守志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

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禮之求

防汙道之行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喬樅謹案此與列女傳說合是魯韓詩同義爾

毛詩作女女爾古字通用桑柔詩告爾憂恤誨

爾序爵墨子尚賢篇引並作女是其證也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絜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後漢書王渙傳注

喬樅謹案廣雅紽數也玉篇廣韻並云紽絲數也王氏廣雅疏證據春秋陳公子佗字五父以

證佗爲五數焉瑞辰曰今案佗字五爻蓋取詩五佗爲義非必紽即五數也釋文佗作它云本又作佗佗即古他字管子輕重甲篇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一束十他他一本作倍墨子經篇云倍爲二也他與倍通則他亦二數矣柏舟之死矢靡他猶云有死無二也小雅人知其一莫知其他猶云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紽通佗蓋二絲之數

逶迤逶迤自公退食

（韓詩曰逶迤公正貌毛詩釋文

【補】洪适隸釋費鳳別碑君有逶迤之節自公之操猗縱謹案婁機漢隸字源上平五云禕隋出韓詩王厚齋詩攷云禕隋即委蛇出韓詩內傳隸釋衛方碑云禕隋在公今據經典釋文於毛詩委蛇下云韓詩作逶迤是禕隋非韓詩經文乃內傳釋經逶迤之訓也陳啟源曰毛詩委蛇傳以爲行可從迹韓詩逶迤訓作公正貌兩義意正相成惟其公正無私故舉動光明始終如一可蹤迹倣效即毛敘所謂正直也

殷其靁

廣韻六脂𩆸雷也出韓詩

補 玉篇雨部𩆸隱也雷也

喬樅謹案臧鏞堂云玉篇𩆸隱也雷也似即此詩注喬樅攷集韻云𩆸隱也隱殷古字通用𩆸訓隱雷隱或作輷亦作磤磤訓為雷聲見通俗文及玉篇則𩆸亦當為雷聲矣禮記玉藻端行頤雷如矢注云頤或為𩆸釋文云𩆸音夷徐音追中庸壹戎衣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案殷聲如衣𩆸音為夷故殷𩆸古得通假

茭有楳

孟子音義茭有梅丁云韓詩也

毛詩釋文梅木名也韓詩作楳

案毛詩釋文言楳不言茭孟子音義言茭不言楳

皆疎孫奭音義引丁云者唐丁公著也其言可信

武進臧庸輯韓詩遺說詆孫奭爲謏過矣

喬樅謹案茭集韻云草木枯落與漢書集注引

鄭氏云茭零落也義同

傾筐摡之

補玉篇手部詩云傾筐摡之

喬樅謹案毛詩頃筐墍之傳云墍取也是毛氏古文以墍為摡之段借韓家今文當用摡字為正

迨其謂之

韓詩云迨願也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迨為願即孟子所云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也疑韓說以此詩為父母之詞

小星

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韓詩云實有也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實毛詩作寔攷韓奕實墉實壑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間寔實同聲類弁箋云實猶是也爾雅釋詁實是也是音義並同

韓詩外傳一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

而仕任事而教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

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與韓詩說異容齋隨筆以此詩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用韓說也白帖引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入奉使類亦用韓詩義

江有汜

江有渚

(韓詩云)水一溢一否曰渚 毛詩釋文

薛君韓詩章句曰水一溢而爲渚（文選二張衡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爾雅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高可處故云但大小異其名耳劉熙釋名云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迴也與爾雅訓義亦近韓詩云水一溢一否者謂一溢而一涸即今俗所謂水漬之洲東坍而西漲者也毛傳云渚小洲也水枝成渚亦謂江水之枝分者溢而爲渚耳

何彼茙矣

毛詩釋文襛韓詩作茙

案家語孔子遊乎農山韓詩外傳九作戎山此襛茙古通之證

喬樅謹案毛傳云襛猶戎戎也戎字當即茙之省文戎又通作茸旄丘詩狐裘蒙戎左傳云狐裘蒙茸是其驗也說文艸部茸草茸茸貌然則戎戎猶言茸茸耳

騶虞

韓詩說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周禮鍾師疏

案五經異義云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

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麟與騶虞皆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今攷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東都賦李善注引騶作鄒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皆與韓魯詩說合

韓詩遺說攷卷第一之二

瓯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二

邶鄘衛

邶風柏舟

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李善文選注十六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殷深也陸士衡歎逝賦注

喬樅謹案韓詩此二語又見文選二十三阮籍咏懷詩注三十七劉琨勸進表注五十三嵇康

義生論注殷深也之訓李善雖不言其爲誰氏
訓義然上旣引韓詩殷憂爲證知亦用韓義也
宋綿初云韓詩殷憂毛詩作隱憂殷與隱古字
通也通俗文曰雷聲曰磤玉篇曰磤雷聲亦作
輷毛詩召南殷其雷釋文殷音隱北門憂心殷
殷釋文殷於巾反又音隱
補曹植洛神賦夜耿耿而不寐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韓詩外傳一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
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

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僬僬容人之混汙然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詩外傳二〕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不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

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非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說苑立節篇亦載此文唯柳下惠作尾生爲異趙懷玉曰柳下惠不證岑鼎呂氏春秋審已篇新序節士篇皆載之所謂成其信也說苑作尾生此泥殺身而失之者也尾生之信豈可與比干夷齊並論哉又富而不可求從吾

所好九字本皆脫佚案無此二句則上下語意

不完今據說苑補入

又曰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

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詩外傳九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

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務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韓詩外傳二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補曹植責躬五年令天遠而不可知者天也近而不可知者人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寤擗有摽

補玉篇手部擗拊心也詩曰寤擗有摽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擗本亦作僻今毛詩作寤辟釋文云辟本又作擗攷說文引詩作寤辟有摽字不從手作擗此毛氏古文之假借三家今文皆作寤擗玉篇所引是據韓詩今文陸氏音義云毛本又作擗學者亦擗字之通假也

胡戴而微

〔韓詩云〕戴常也釋文

喬樅謹案戴毛詩作迭攷廣雅迭代也則毛詩迭微當訓為更迭而食韓訓戴為常文義與毛並異范家相詩瀋曰胡常而微者言日月至明

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也此解爲得韓義迭得通𢧢者迭與秩通𢧢字蓋𢧢之或體巧言詩秩秩大猷說文作𢧢𢧢又𧽤字注云讀若詩威儀秩秩是也𢧢得訓常者韓蓋以𢧢爲秩之假借爾雅釋詁云秩常也又賓之初筵詩不知其秩烈祖頌有秩斯祜毛傳並云秩常也是其義已

燕燕

王氏詩攷燕燕韓詩以爲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

喬樅謹案此詩攷引李迂仲語也今據後漢書

和熹鄧皇后紀云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
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
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
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
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後漢
書皇后紀言鄧后年十二通詩是時毛詩未立
學官鄧后之語本於三家而與定姜送婦之說
情事相合則是用韓詩也迂仲之言殆非無徵
范氏補傳以爲定姜歸其婦此本劉向列女傳
語乃魯詩之說非韓詩也

佇立以泣

（魏曹植卞太后誄）佇立以泣

仲氏任只

（韓詩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一切經音義九

案玉篇三人部引詩仲氏任只仲中也不云韓詩然與毛鄭義異而仲中也三字又與衆經音義引合則皆韓詩無疑也

日月

胡能有定

（韓詩外傳九）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于耳藏之乎心

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于耳出之于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韓詩外傳一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

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

報我不術

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文選五十五劉峻廣絕交論注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述本亦作術宋綿初云術術音義同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祭義術省注云術省當為述省賈山至言術追厥功孟郁堯廟碑歌術功稱韓勑脩孔廟後碑共術德政靈臺碑陰州里僑術樊敏碑臣子褒術義皆作述唐君頌躭樂道述義又

作術是其證也

終風

終風且暴

韓詩曰終風西風也釋文

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己思益隆文選二十四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注

喬樅謹案王氏經義述聞云毛詩終風爲終日風韓詩終風爲西風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胡承珙曰案王風葛藟終遠兄弟傳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毛

公非不知終有既訓而於終風必云終日風者自由師說相承且三章不日有曀不日者謂不旋日而又曀也此終日亦對下不日言之耳至韓詩以終風爲西風終之與西殊不相涉竊本作泰風故韓依爾雅釋爲西風說文𠕣古文終又冬古文作𠕣又泰古文作夳是終與泰古文形近易溷又終亦爲眾儀禮士相見禮注今文眾爲終集韻眾古作昏列子周穆王篇齊倘爲石殷敬順釋文齊篆作泰昏與齊形亦相近韓詩自作泰風與毛師承各異無足怪也胡說亦通

誂浪笑敖

韓詩曰浪起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爾雅舍人注曰浪意萌也意萌邢疏引作意朗臧庸堂據邢疏舊本定萌字為誤馬瑞辰曰朗謂高朗放浪與高朗義近放浪則意氣高與韓詩浪起也義亦相通

願言則嚏

補玉篇口部嚏噴鼻也詩云願言則嚏

喬樅謹案毛詩作疌傳云疌劫也釋文疌本作嚏又作疐崔云毛訓疌為㰦今俗人云欠欠㰦

欬是也不作劾字鄭箋讀疐爲不敢嚏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今據玉篇引詩直作嚏字是據韓詩之文鄭君先通韓詩此箋卽用韓義改毛也

㙪㙪其陰

韓詩章句曰㙪㙪天陰塵也 詩攷引董氏云

喬樅謹案說文日部曀陰而風也詩曰終風且曀又土部㙪天陰塵也詩曰㙪㙪其陰又玉篇土部云㙪天陰塵起也是曀與㙪字異而義亦殊馬瑞辰曰曀則陰而有風㙪則不必有風而

常陰有壥韓詩作壇壇爲正字毛詩作曀曀叚借字也胡承珙曰天陰壥起有風可知訓雖小異義實通也

補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曰曀曀其將暮兮○李賢注曀曀陰晦貌也詩曰曀曀其陰

喬樅謹案敬通用韓詩曀曀當作壇壇爲正此後人轉寫依毛詩改之

擊鼓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韓詩說曰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詩正義引異義

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後漢書班超傳注

案周禮鄉大夫及大胥疏禮記王制正義後漢書注四十七引異義韓詩說同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引白虎通曰王命法年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鬪人父子也與韓詩傳說同又漢書高帝紀二年注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景帝紀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傅著也言著民籍給公家徭役也韓詩說二十行役亦與周禮國中七

尺以及六十皆征之說合

死生契闊

韓詩曰契闊約束也釋文

喬樅謹案李善注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又引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韓詩解契闊爲約束是以契闊爲絜括之叚借說文糸部絜麻一耑也段氏注云一耑猶一束也手部括絜也又人部係絜束也又糸部約纏束也玉篇絜結束也約束也絜括之爲約束此其義已胡承珙曰死生絜括者言死生相與約結不相離棄也後漢繁欽

定情篇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魏武帝短歌行曰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此皆以契闊爲約結之義正與韓詩說同

于嗟夐兮

〔毛詩釋文〕洵韓詩作夐夐亦遠也

喬樅謹案盧文弨云高誘呂氏春秋盡數篇注亦引詩作于嗟夐兮按夐亦遠也是陸氏語因毛傳云洵遠故此云亦遠也喬樅謂高誘呂覽注云夐遠也引詩于嗟夐兮爲證自是三家詩訓義云然陸氏第蒙毛傳洵遠之訓故於韓詩

貿下加亦字耳貿遻之義要本諸韓故非陸氏意揣之語也

凱風

簡簡黃鳥載好其音

〔太平御覽羽族部〕韓詩曰簡簡黃鳥載好其音卷九百二十三

喬樅謹案段氏玉裁云毛詩睍睆雙聲此簡簡當本是雙聲字御覽誤重簡字爾喬樅案宋槧本引韓詩作簡斤黃鳥斤字乃反之譌疑韓詩本作簡販黃鳥轉寫脫去目旁僅存其半為反

字攷說文目部眅白眼也引春秋傳游眅字子明爲證是眅有明義簡亦明也故以簡眅與顔色之明好一說戰國策田瞀高誘注讀鄭游眅之眅說文瞀轉目視也集韻云瞀同眅則眅卽瞀之通假也簡亦當爲瞯之通假說文瞯戴目也江淮之閒謂眄曰瞯方言云瞯略眄也吳楚江淮之閒或曰瞯或曰略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曰眄玉篇瞯眄也廣韻瞯眅並訓爲目多白貌目眄睞則睛多白是瞯眅皆謂目之轉視流眄故爲顔色之悅也其義亦通又毛傳云晛睆好

貌睍睆之義亦宜爲眕睞陳思王洛神賦所謂明眸善睞者是也若如說文訓睍爲目出玉篇訓睆爲出目則不得云好貌睍睆蓋卽䁙睕之假借毛詩角弓見睍聿消荀子書作宴然聿消此見宴字通之證睆集韻云或作睕此睆睕字通之證說文䁙目相戲也方言䁙略視也東齊曰䁙吳揚曰略凡以目相戲曰䁙玉篇睕小嫵媚也新臺詩燕婉之求說文引作䁙婉之求䁙睕亦卽䁙婉皆好貌也

雄雉

雄雉于飛

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文選九潘岳射雉賦注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韓詩外傳二賢者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案據外傳是韓詩以此篇與靜女為類說苑引詩亦同惟悠悠作遙遙蓋從魯詩之文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韓詩外傳一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
滅迹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
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
先唯不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
求何用不臧
又曰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
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
雖强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
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又曰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

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葉

深則厲淺則揭

韓詩曰至心曰厲釋文

喬樅謹案魯詩訓云以衣涉水曰厲見包咸論語注爾雅云由帶以上爲厲爾雅亦魯詩之學也韓詩至心曰厲卽所云由帶以上其義與魯詩同

韓詩外傳一楚白公之難有莊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漢書古今人表有嚴善列中中第五等卽外傳所云莊之善避明帝諱改莊字爲嚴也新序義勇篇正作莊善無之字俗本外傳作仕之善者古莊壯通用因譌壯爲仕趙懷玉校

本据新序改正是已渚宮舊事注引新序作莊義疑義又善之譌字也

煦日始旦

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文選五十五陸士衡演連珠注

喬樅謹案煦日毛詩作旭日傳云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文與韓異攷說文煦烝也一曰赤皃一曰昷潤也又日部昫日出昷也昷義與暖同周禮注引司馬法曰旦明鼓五通爲發昫是昫亦訓爲日始出旭昫一聲之轉韓詩煦字當亦昫之通假胡承珙曰易盱豫釋文盱姚作盱云

日始出引詩旴日始出今攷姚所引詩當作旴从干不從于說文于部皆無吁字說文旴雖訓晄然日部又云䁔旴也玉篇䁔明也旴也是旴有明義故爾雅釋天注言氣晧旴釋文云旴日光出也文選上林賦采色晧旴景福殿賦晧晧旴旴丹采煌煌皆取光明之義毛詩釋文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案旴从干讀與軒同許袁反正其音是徐所見本亦必作旴日始旦與姚氏同也

士如歸妻待冰未泮

韓詩傳曰古者霜降迎女氷泮殺止周禮媒氏疏引王肅聖證論喬縱謹案荀卿書云霜降迎女氷泮殺止韓詩語與荀子同胡承珙曰嫁娶時月毛鄭異說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君則據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以仲春爲婚月案毛韓之義皆本於荀卿管子幼官篇春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秋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管子所謂秋始卯在白露之後卽荀子之霜降迎女也春始卯在清明之後卽荀子之氷泮殺止也通典引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

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太元亦云納婦始秋分管荀皆周秦古書董楊又漢代大儒說皆後先脗合其義不可易矣王肅云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蓋鄭說本於馬融至馬昭申鄭援證諸詩則孔晁答云有女懷春謂女惡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侍夫人敝笱其構喻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其說皆孔優於馬君

張融所據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恐亦期盡蕃育之法其實鄭正據定在周官今攷周官媒氏云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詳玩經文所謂判妻入子皆書之自是霜降之候正以昏禮其下云云乃期盡蕃育之法蓋自中春以後農桑事起婚姻過時故於是月令會男女其或先因札喪凶荒六禮未備者雖奔不禁所謂不

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若中春非爲期盡則正
昏之月何用汲汲而先下此不禁奔之令乎此
誤會經文之失也惠氏禮說云左傳襄二十二
年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境遭逆妻者奪
之則春秋時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說甚精碻

招招舟子

韓詩云招招聲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招招號召之貌此云聲者攷
王逸楚詞注云以口曰召以手曰招號召必手
招之故毛以貌言手招亦必口呼之故韓以聲

言也合毛韓二家其義始備

谷風

密勿同心不宜有怒

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僶俛也文選三十九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將軍表注

喬樅謹案密勿毛詩作黽勉釋文云黽本亦作僶黽勉猶勉勉也攷毛詩小雅十月之交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引作密勿從事然則此谷風黽勉同心魯詩當亦作密勿同心與韓詩文同爾雅釋詁蠠沒勉也郭注云蠠沒猶黽勉釋文

黽本或作蠠說文蠠古密字儀禮士冠禮設扃鼏鄭注云古文鼏為密是爾雅蠠沒即魯詩密勿之通假也馬瑞辰曰黽勉密勿蠠沒皆雙聲字故通用玉篇䖵部蠠勉也蠠又蠠字之俗耳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閔免遯樂師古注閔勉猶黽勉也並字異而音義同閔免又轉為文莫說文忞自勉強也慔勉也廣雅文勉也楊升菴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云燕齊謂勉強為文莫是也黽勉皆為勉故釋文曰猶勉勉也勉勉亦作勿勿祭義鄭注勿勿猶勉勉是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禮詩攷引外傳

案今本韓詩外傳禮作體與詩攷引異

韓詩外傳九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喬樅謹案禮毛作體今本外傳乃後人據毛所

攷玫韓詩外傳五云禮者則天地之體是禮字本訓體故體禮得相通假馮登府云案釋名禮體也得其事體也廣雅釋言禮體也義皆本韓詩又問孰存三字舊本無之今據列女傳母儀篇補

補玉篇艸部𦬸蕪菁也詩曰采𦬸采菲

喬樅謹案毛傳云𦬸須也菲芴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此直以𦬸爲蕪菁當據韓詩之說

中心有違

〔韓詩曰〕違很也釋文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怨違很也即本韓詩訓義毛傳違離也鄭箋云違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於將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也胡承珙曰毛訓違爲離蓋謂有違者爲有離別之意釋文引韓詩云違很也案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行難也韓詩以違爲很即行難之義毛韓鄭三說略同馬瑞辰曰韓詩蓋以違爲愇之假借故訓爲很很亦恨也書無逸民否則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中心有違猶云中心

有怨也其義亦通

湜湜其止

補玉篇水部湜水清也詩曰湜湜其止

喬樅謹案毛詩作湜湜其沚箋云小渚曰沚湜

湜持正貌與此文異訓異知玉篇與說文水部

引詩皆据韓家之文白帖七引詩亦作湜湜其

止唐惟韓詩尚存尤足證玉篇所引之爲韓詩

異文也

毋發我笱

韓詩曰發亂也釋文

喬樅謹案周官魰人掌以時魰爲梁鄭司農注
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說文云笱
曲竹捕魚笱也從竹句句亦聲馬瑞辰曰梁與
笱相爲用故詩言逝梁卽言發笱笱從竹句會
意笱之言句句曲也謂以曲竹爲之使其口可
入而不可出程大昌演繁露引唐書王君郭傳
云君郭無行善盜負竹笱如魚具內置逆刺見
鬻繒者以笱承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今時取
魚者亦多爲逆刺有門可開淮南兵略篇云發
笱門是其制也發宜訓開韓詩訓爲亂失之喬

從謂韓詩訓亂是以發爲撥之通借釋名釋言語云撥播也播使移散也移散即亂之義梁者築堰以障水中爲闕空以曲竹作笱而取魚以笱承梁之空笱之曲竹非一必理之使與闕空相承乃可以捕魚故云無亂我笱謂勿移散之使魚得脫也馬以韓詩訓亂爲失疏矣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韓詩外傳一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

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
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
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悅而晉國
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趙宣子之謂也

喬樅謹案匍匐齊詩作扶服文與毛韓異匍
匐毛傳無訓劉熙釋名云匍匐小兒時也匍猶
捕也匐猶伏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用力之勤
猶亦稱之其義卽本於韓故鄭箋云匍匐言盡
力也蓋用韓義申毛

又外傳五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征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韓詩曰既阻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售乎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五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售布救反唐石經初刻售字作讎後磨改爲售字段氏玉裁云讎正字售

俗字史記漢書尚多用雠阮氏校勘記云考釋文本作售石經磨改所從也今據太平御覽引韓詩亦爲售字盖俗通用之

有洸有潰

韓詩曰潰潰不善之貌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潰潰怒也怒亦不善之貌義與韓同詩有洸有潰而此引作潰潰者長言之也箋云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皆以洸洸潰潰重文言之與此正同禮記樂記引詩肅雍和鳴而釋之曰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

有干戚而無羽籥也左氏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亦足爲萬兼羽籥之明證孔氏正義謂羽爲籥不得爲萬引孫毓評以毛爲失過矣韓詩說云萬以夷狄大鳥羽義皆與毛同

碩人扈扈

韓詩曰扈扈美貌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碩人俁俁傳云俁俁容貌大也文與韓異攷禮記檀弓爾毋扈扈爾鄭注云扈扈謂大也是扈扈本訓爲大容貌大卽美之

義也馬瑞辰曰方言吳大也說文吳大言也娛從吳聲故義亦爲大俁扈音近美大亦同義俁扈通用猶左氏國人舉公羊傳作鄧扈樂扈郎國之叚借也

左手執龠

補玉篇龠部龠樂之所管三孔以和衆聲也詩云左毛執龠今作籥

喬樅謹案毛詩作籥傳云籥六孔與此說異則此所載是據韓詩之說周禮注云籥如笛三孔舞者所吹也引詩左手執籥爲證正用韓家詩

說廣韻十八藥云籥樂器郭璞云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蓋古樂失傳師述各據所聞故說多不同耳

右手秉翟

韓詩說萬以夷狄大鳥羽毛詩疏引異義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又引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許君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今據韓詩說則不以翟爲雉屬矣段玉裁云韓詩右手秉翟蓋作秉狄廣雅釋䟢狄

弜也正釋韓詩秉秋之訓段說是也

泉水

祕彼泉水

毛詩釋文毖韓詩作祕

篇海祕璧吉反韓詩云祕刺也

喬樅謹案祕字訓刺者方言十二云祕刺也祕祕音同義通韓詩訓祕爲刺蓋以祕爲泌之叚借泌字同滭采菽詩觱沸濫泉說文引作滭沸濫泉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公羊昭五年傳云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是正出即直出之義刺說文訓直傷也是刺亦有直義廣雅釋邱云邱上有水曰泌邱水出邱上即正出之直泉故稱曰泌邱也

飲餞于坭

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文選二十謝靈運送孔令詩注○又四十六顏延之曲水詩序注

毛詩釋文禰地名韓詩作坭

喬樅謹案鄭注士虞禮引詩飲餞于禰釋文禰劉本作泥作泥者亦三家詩之異文段氏玉裁曰泉水之禰韓詩作坭當即泥中之地廣韻坭

地名叚說是也水經注以泥中在濮陽郡治又
今定泥卽釋文云本又作坭是泥坭字同之證

北門

王事敦我

〔韓詩曰〕敦迫也釋文

喬樅謹案後漢書韋彪傳以禮敦勸注云敦猶
逼也班固傳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注云敦猶
迫逼也義皆同韓詩毛傳訓敦爲厚胡承珙曰
敦與督一聲之轉廣雅督促也督又與篤通篤
有厚義而通於督促故敦有厚義而亦可訓爲

促迫毛言敦厚猶云敦篤其實與韓同意也

室人交徧讙我

韓詩曰讙就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室人交徧摧我釋文云摧或作催韓詩作讙今攷說文催相擣也引室人交徧催我與釋文所云或本合毛詩摧沮也鄭箋云摧者刺譏之言是鄭用韓詩讙字爲義故以爲刺譏之言讙訓爲就者廣雅釋詁云讙就也正用韓詩之訓馬瑞辰曰讙就以雙聲爲義就通作蹵蹵與蹙同廣雅蹙罪也廣韻蹙迫也與王

篇諸誦也義亚合桂馥疑就爲說之誤未確

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韓詩外傳一仁道有四磏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磏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

磏仁者也傳曰山鋭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磏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磏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又曰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

與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
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
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此誰之有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
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
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
行磏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鮑焦可
謂不祥矣其節度深淺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又曰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

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閒也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投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喬樅謹案毛詩作已焉哉無亦字又今爲濡足之故何本譌作儒雅之故今據新序節士篇改

正

補曹植求通親親表然天寔爲之謂之何哉

北風

攜手同行

補曹植七啟時與吾子攜手同行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韓詩曰靜貞也 文選十五張衡思元賦注○又十九宋玉神女賦注○又二十曹植洛神賦注

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 文選十五思元賦注

案愛而不見二語又見文選琴賦注搔首躊躇句

又見向秀思舊賦王襃洞簫賦左思招隱詩何劭贈張華詩注惟禰衡鸚鵡賦注引作踟躕誤今本韓詩外傳亦誤作踟躕

韓詩外傳一賢者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喬樅謹案說文足部云䠧跱䠧不前也又云蹢躅逗足也跱䠧卽踟躕蹢躅卽躑躅逗足者不前之貌也廣雅云蹢躅跢跦也又云躊躇猶豫也蹢躅亦卽躑躅猶豫者不前之意也皆以雙

聲疊韻字相通用音近故義亦同

新臺

新臺有漼河水浘浘

韓詩曰漼鮮貌浘浘盛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新臺有洒釋文云韓詩作漼音同又河水浼浼釋文云韓詩作浘浘音尾段氏玉裁曰按此必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瀰瀰之異文漼浘字與泚瀰同部與洒浼不同部又毛傳泚鮮明貌韓詩漼鮮貌毛傳浼浼盛貌是其為首章異文陸德明誤屬之二章也馬瑞辰曰按

洒與洗雙聲古通用白虎通洗者鮮也呂氏春秋高注洗新也又與銑通韋昭晉語注銑猶洒也韓詩洒作漼者玉篇滐與漼同詩有漼者淵本或爲萃洒通作漼猶洗通作萃皆異部假借也儀禮釋文洗悉禮反劉本作洊七對反是其類矣叚謂漼爲泚之異文非也說文繫傳引詩新臺有漼云字本作滜說文滜新也廣韻滜新水狀也亦與韓詩訓漼爲鮮同義又說文潤字注水流浼浼貌浼與潤音相近浼浼即潤潤之叚借玉篇浘浘水流貌浼浼通作浘浘猶勉勉

通作亹亹皆一聲之轉也叚以韓字浘浘爲上章瀰瀰之異文但取字之同部不知雙聲字古亦通用也

嬿婉之求

韓詩曰嬿婉之求嬿婉好貌文選西京賦注

補玉篇女部詩云嬿婉之求

喬樅謹案毛詩作燕婉傳訓燕爲安說文作嫚云目相戲從目㬮聲詩曰䁙婉之求字皆與韓異許氏所引蓋齊魯之異文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嬿婉之求得此戚施

太平御覽羽族部韓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嬿婉之求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蝛蜻喻醜惡卷九百四十九

喬樅謹案蟾蜍卽蟾蠩淮南子原道訓云蟾蠩捕蚤高誘注曰蟾蠩蝛也蝛卽戚施說文黽部鼀云圥鼀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鼀鼀其行圥圥從黽從圥圥亦聲重文䵸云鼀或從酋䵶云䵶䵹詹諸也詩曰得此䵶䵹言其行䵶䵶从黽爾聲許所引詩與魯韓毛文並異蓋據齊詩而其訓釋則與韓詩說合曰其行䵶䵶又曰其皮

𧑒𧑒其行𠑽𠑽皆㒱其醜惡之貌也

韓詩遺說攷卷第一（一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三

鄘風柏舟

毋也天只

【補】三國志曹植疏柏舟有天只之怨

實惟我直

韓詩云直相當值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實惟我特傳云特猶匹也特字古與犆通禮記少儀不特弔釋文云特本作犆

爾雅釋水士特舟釋文云特本作犆此特犆字通之證直義又與特犆同周官小胥士特縣賈子新書作大夫直縣直縣即特縣也禮記郊特牲首也者直也注云直或爲犆呂覽忠廉篇高誘注特猶直也荀子勸學篇楊倞注特猶言直也此特直義同之證韓詩訓直爲相當值者漢書刑法志不可以直秦之銳士注云直亦當也當有敵義相當猶言相匹耳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集解引孟康曰直值也又匈奴傳曰直上谷索隱引姚氏曰古字例以直爲值是已

牆有茨

中冓之言

〔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釋文

〔玉篇宀部〕㝤夜也詩曰中㝤之言中夜之言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㝤本亦作冓臧鏞堂曰此雖不言韓詩然與釋文引合則爲韓詩無疑喬樅謂魯家亦訓中冓爲中夜見漢書文三王傳晉灼注是魯詩之說與韓詩同

不可揚也

〔韓詩云〕揚猶道也釋文

喬樅謹案揚毛詩作詳與韓文異廣雅揚說也說亦與道義同馬瑞辰曰毛詩詳字卽揚之同音假借三章不可讀也傳訓讀爲抽今按廣雅讀說也不可讀正當訓爲不可說猶前章不可道不可揚也據釋文云詳韓詩作揚廣雅揚說也義本韓詩則訓讀爲說亦當本韓詩

君子偕老

委委佗佗

韓詩曰佗佗德之美貌釋文

韓詩曰逶佗德之美貌也衆經音義三十九

裔樅謹案韓詩於羔羊詩逶迤訓爲公正貌逶迤與逶佗同故此詩委委佗佗訓爲德之美貌也毛傳云委委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德平易也毛所云行與德對文當讀爲德行之行非謂其行步之美也爾雅釋訓禕禕佗佗美也舍人注云禕禕者心之美引此詩云禕禕佗佗亦主內德而言與韓詩委佗並訓爲德之美貌正合是魯毛訓義皆與韓同李巡孫炎訓爲容儀行步之美自是注爾雅者別爲一解詩正義引李孫說以證毛傳之行可委曲從迹爲行步之步

其說非是委郎禕字文選東京賦漢帝之德侯其禕而薛綜注云禕美也是禕爲德之美又大元元攡夫地他然示人明矣注云他猶泰也他郎佗字泰謂安泰是亦德之美也

玉之瑱也

補 玉篇耳部詩云玉之瑱也瑱充耳也喬樅謹案玉篇又云瑱亦作瑱本亦作瑱攷說文引詩作玉之瑱兮毛詩玉之瑱也傳云瑱塞耳也釋文於瑱下不言本或作瑱則毛本諸家均無異字知野王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

邦之援也

韓詩曰援助也釋文

喬樅謹案援毛詩作媛魯與毛同並訓爲美女釋文本作援取也許烺云爾雅美女爲媛孫炎注云君子之援助此取字乃助之譌臧鏞堂云鄭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當是從韓詩說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釋文

案鄭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與韓詩合鄭用韓義箋毛也

喬樅謹案乘匹謂乘居匹處列女傳曰夫關雎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關雎鷙而有別性不雙侶故君子美之以爲淑女好逑之咏鶉鵲雖乘居匹處然尚能不亂其類故詩人以刺宣姜謂曾鶉鵲之不若也

補曹植魏德論謳鵲之彊彊詩人取喻

人而無良我以爲兄詩攷引外傳

喬樅謹案今本韓詩外傳而字作之攷與毛詩同詩攷所引蓋未改之本也今據之改正

韓詩外傳九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定之方中

星言夙駕

〔韓詩〕云星精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星雨止星見姚鼐曰古晴字本作暒暒亦作星若星辰字自作曐韓詩星精也精明晴之謂也世久以星字當曐辰之曐此詩偶存古字耳胡承珙曰案說文夝雨而夜除曐見也與箋說同日部又云晵雨而晝夝也晵字從日故屬之晝夝字從夕故云夜除曐見鄭意亦以詩之星卽夝字雨止星見之星字當作曐此非以星見釋詩星字蓋四字總言夜晴

以明豫戒倌人令其早駕耳史記天精而見景星精謂精明與韓詩釋星爲精義同漢書作姓亦作暒見索隱○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姓暒二形同孟康曰暒精明也是已或據宋本釋文引韓詩作星晴也若經文之星爲姓則與晴字同不當以晴釋星不知漢初已多用晴少用星故韓詩以今字明古字謂星卽晴字非訓星爲晴韓非子說林下曰荊伐陳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此亦古晴字之僅存者案姚胡兩說良是

補曹植應詔詩星陳夙駕

蝃蝀

韓詩序曰蝃蝀刺奔女也後漢書楊賜傳注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韓詩曰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氣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同上

喬樅謹案韓說與齊魯同義易林蠱之復曰蝃蝀充側佞人傾惑女謁橫行正道壅塞後漢書郎顗傳曰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又楊賜傳曰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皆以蝃蝀爲邪氣乘陽

人君滔佚之徵

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韓詩外傳一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盷而後能見八月生齒而後能食朞年髕就而後能行三年䪼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

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不知命不待命也韓詩以命爲壽命之命指年壽而言義與毛異趙懷玉曰三月微的大戴禮本命篇作徹盷玉篇音徒賢

徒涓二切今大戴禮作徹眴說苑辨物篇作達眼八月生齒儛本作七月而生齒案下文是八月此亦當與大戴禮同又而字衍大戴禮說苑皆無今據刪三年腦合說苑作顖合大戴禮作䁴合䁴爲目童子精似不當言合或云从月亦無攷家語本命解作腮合爲樅謂作顖者是也外傳作腦合亦通

相鼠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韓詩外傳一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

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彊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喬樅謹案文子符言篇載老子之言略同又佚勞過度者舊脫去佚字度字此據說苑及家語補之

又曰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

而無儀不死何爲

韓詩外傳五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民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反側之民牧而試之須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五疾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喬樅謹案外傳此節文字譌脫幾不可讀趙懷

玉校語云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此九字當在須而待之之上舊脫在則歸之庶人句下案荀子王制篇云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外傳本作遂傾覆之民文殊舛錯又須而待之須字本皆譌作傾攷楊倞云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今並據荀子校正遂字當爲衍文下文反側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反側二字今從荀子改作五疾語方不繆

人而無止

韓詩曰止節也無禮節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鄭氏即用韓義爲解盧若釋言云止禮也荀子大畧篇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楊倞注亦以止爲禮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韓詩外傳一〕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亾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又曰〕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阨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喬樅謹案荀子修身篇文與此同趙懷玉校本云由禮則和節本皆作知節今依荀子文改趨

步傳作移步譌荀子作趨行則此乃趍字譌爲移也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本皆作由禮則夷國譌脫殊甚今依荀子補正荀子云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楊注夷倨也固陋也故人無禮則不生舊本故字譌作政又脫人字不生作不行有王字屬下句今案行 生之譌俱依荀子改正

韓詩外傳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

韓詩外傳九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請去禮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

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喬樅謹案請去禮三字舊脫今據新序刺奢篇補之

補 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曰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

干旄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韓詩外傳二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尅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

可吾已告之矣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
𨵦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
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
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
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
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
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
告也

喬樅謹案闚字舊皆譌作闞攷公羊宣十五年
傳載楚莊王圍宋事作乘堙堙上城具也外傳

假用闓字因譌作闒耳吾今、刪此句吾下衍子字今据趙懷玉校正本刪

載馳

歸唁衛侯

〔韓詩曰〕弔生曰唁弔失國亦曰唁也衆經音義十三

喬樅謹案左傳云齊人獲臧堅齊人使夙沙衛唁之服虔注曰弔生曰唁又齊侯唁公子野并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此詩之唁亦據失國言之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外傳一

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攷淮南修務訓踄涉山川冒蒙荊棘高誘注曰不從蹊遂曰跋涉故獨兼犯荊棘冒蒙荊棘卽草行之謂韓說與毛訓雖微異而義實相成也

又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

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曰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

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

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本或從毛改我爲爾非不臧我思不遠

案外傳所謂衛女得編於詩當卽指載馳篇故下引是詩之詞蓋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惟得大夫問於兄弟義不得歸許穆夫人欲歸國而唁其兄是以許人尤之而轉責其大夫之穉且狂四章又言我遂往無我有尤違禮徇情咎人恕己此高子所以疑其不得編於詩也然而閔國之亡憂民之困其志則可悲卒止於義而守其防孟子以爲行中

孝慮中聖不虛矣又列女傳三載衛女事甚詳亦言女作載馳可證趙舍人懷玉云此衛女不知是詩何篇所引載馳未可謂即指此蓋攷之不審耳

許人尤之

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文選廿五盧諶贈劉琨詩注

喬樅謹案毛傳訓尤爲過釋文云尤本亦作訧攷論語憲問不尤人鄭注云尤非也文選陸士衡文賦練世情之常尤注亦云尤非也皆用韓詩訓義

控于大邦

韓詩曰控于大邦控赴也衆經音義九

喬樅謹案毛傳云控引鄭箋云今衛之欲求援引之力助于大國之諸侯與韓詩訓控爲赴義別列女傳許穆夫人傳曰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惟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詩之控于大邦卽赴告大國之謂也鄭注儀禮旣夕云赴走告也其義是已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韓詩外傳二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

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則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衛風

淇澳

綠薄猗猗

【韓詩曰】薄萹茿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竹萹竹也釋文云竹韓詩作薄石經同臧氏玉林以石經爲魯詩非也攷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言其閒有齊韓字蓋取三家異同之說則陸所云石經同者亦指石經所載韓詩之異文非謂魯詩同韓作薄也李匡乂資暇録云薄音篤萹竹攷說文薄水萹茿也

從草水毒聲讀若督篇竹乃篇茿之假借耳

有邲君子

韓詩曰邲美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邲毛詩作匪釋文云本又作斐同芳尾反文貌今攷廣韻邲好貌好亦卽美之義也

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韓詩外傳二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

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不能任是以有萊色也今被夫子之教浸淫又頼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又曰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

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脩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又外傳九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某在乎某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

衣若曰子何年少之綏乎子貢曰大車不綏則不成
其任琴瑟不綏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綏是以綏之也
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
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喬樅謹案今俗本韓詩外傳瑳作磋非又太平
御覽七百六十四引韓詩曰如磨如錯又引方
言曰錯鑢牙名也說文曰鑢錯銅鐵也宋綿初
云磨錯當上下互易以諧韻韓詩文本作如錯
如磨今本外傳引作琢者後人順毛所改東晳
補亡詩白華篇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其即用韓

詩之語歟

瑟兮僩兮

韓詩曰僩美貌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僩爲美蓋以爲嫺字之假借賈子新書傳職篇云明僩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僩與野對則義當爲嫺雅故韓訓爲美貌

赫兮宣兮

宣顯也釋文

喬樅謹案宣毛詩作咺傳云威儀容止宣著也

與韓同義爾雅釋訓作烜陸氏音義云烜者光明宣著是齊詩雖文異而義皆同廣雅釋詁曰烜明也明猶云顯亦即宣著之謂

綠䓯如簀

〔韓詩曰〕綠䓯如簀簀積也○〔薛君曰〕簀綠䓯盛如積也文選西京賦注

案文選注引簀積也乃韓嬰傳下引薛君曰則韓詩章句也王氏詩攷脫薛君曰三字是以內傳與章句混而爲一矣

喬樅謹案毛韓並訓簀爲積是以簀爲積之假

借陳啟源曰平子西京賦芳草如積亚用斯語攷平子皆用魯詩然則魯詩之文殆作菉竹如積歟

考槃

考槃在干

韓詩曰干墝埆之處也釋文

韓詩曰考槃在干地下而黃曰干文選左思吳都賦劉注○又讀詩記六

案文選注引干字訓與釋文不同蓋內傳也槃毛詩作槃干毛詩作澗

喬樅謹案毛傳云山夾水曰澗小雅秩秩斯干傳曰干澗也是干澗二字古通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爽王肅注並云山間澗水也韓詩以干爲磽确之處者干亦崖也 爲山澗厓岸之地故以磽确言之訓也 薄者也詩邱中有麻毛傳以邱中爲磽 處與此同義又訓地下而黃者胡承珙 疑瀆字之誤瀆汙者停水之處小雅正義 鄭君易注云干者水傍故停水處即其義也

考盤不阿

〔韓詩曰〕曲景曰阿

喬樅謹案文選西都注引韓詩曰曲景曰阿景字乃京之誤阿[illegible]經音義云謂山曲隈處也

碩人之⿰亻過

〔韓詩曰〕⿰亻過美貌釋文

喬樅謹案⿰亻過毛詩作薖傳云寬大貌韓詩訓⿰亻過為美貌與毛傳寬大義相近薖字當即⿰亻過之叚借廣韻⿰亻過美也義本韓詩鄭箋以薖為饑意段玉裁謂薖即窽之叚借漢書楊王孫傳窽木為匵服虔曰窽空也淮南子窽者主浮注窽空也

讀如科條之科是過疑古音同其說是也然段
並以毛訓寬大爲亦取空中之意則義近牽强
矣

碩人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韓詩曰〕倩蒼白色盼黑色也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倩本又作蒨韓詩倩或亦爲蒨
字故以蒼白色稱之又文選蜀都賦劉淵林注
引張揖曰靚謂粉白黛黑也郭璞注上林賦訓
同則倩當與靚通然蒨字自是倩之假借毛傳

倩好口輔說文倩人美字也人之美貌爲倩笑之好貌亦爲倩盼毛傳云白黑分說文訓與毛傳同白黑分則矑之黑色益顯故韓詩以黑色言之耳

朱幩儦儦

補 玉篇人部引詩云朱幩儦儦盛貌也

喬樅謹案儦儦毛詩作鑣鑣傳云盛貌攷鑣字訓爲馬銜是鑣乃儦之叚借玉篇據韓詩今文故字作儦儦

大夫夙退

韓詩曰退罷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正義引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卽是罷也釋文引禮記云朝廷曰退退朝亦曰罷朝此大夫夙退者謂且早罷歸也

施罛濊濊

韓詩曰濊濊流貌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罛魚罟濊施之水中釋文濊下

又引馬融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說文云礙流也李黼平曰按如馬說則釋罟而已河流盛大亦非一罟之所能礙韓詩云流貌得之蓋謂罛初入水與水濊濊俱流也得韓說而毛義益顯矣胡承珙曰詩此句本承北流活活言活活之流施罛則於水似礙說文此語最善形容蓋與毛傳所謂施之水中者皆兼罛與水言之馬瑞辰曰濊濊蓋施之水中有礙水流之貌毛傳施之水中即有礙流之義說文正善釋毛義耳韓詩云流貌與毛詩義亦相成施罛水中有礙水

流而水仍流實似礙而不礙也

鱣鮪發發

毛詩釋文發發韓詩作鱍鱍

裔樅謹案毛傳云發發盛貌釋文引馬融云魚著網尾發發然發蓋卽鱍之省文又說文鮁鱣鮪鮁鮁從魚犮聲段氏注以爲韻無鮁字爲疑馬瑞辰曰犮發古通用據集韻鮁或作鱍是鮁鮁卽韓詩鱍鱍之異文

葭菼钀钀

韓詩曰钀钀長貌釋文

喬樅謹案钀毛詩作孽呂氏春秋過理篇宋王築爲孽臺高誘注云蘖當作钀蘖與钀音同詩云庶姜钀钀高長貌也高用魯訓與韓義亦同是三家文皆作钀矣

庶士有桀

韓詩曰桀健也釋文

喬樅謹案桀毛詩作朅傳云朅武壯貌義與韓詩同伯兮詩邦之桀兮毛傳云桀特立也特立即健之義健亦武壯之貌朅說文云去也毛詩朅字蓋皆偈之叚借偈桀音義相近廣雅釋詁

二偈健也一切經音義六引字林偈健也毛詩伯兮朅兮傳云朅武也玉篇人部偈武貌詩曰伯兮偈兮文選高唐賦序注引韓詩云偈桀健也是朅偈桀三字義近通假之證

⿰亻民

⿰亻民之蚩蚩

韓詩曰⿰亻民美貌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亻民民也韓以⿰亻民爲美貌者據詩言蚩蚩故云然耳小爾雅廣言曰蚩戲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三引倉頡云蚩笑也文選阮籍

咏懷詩注又古詩十九首注兩引說文嗤笑也

李善云嗤與蚩同說文無嗤字欠部欪下云欪

欪戲笑貌蚩當即欪之或體蚩蚩爲戲笑貌此

婦人追本男子誘已之時與已戲笑已悅之而

以爲美也又毛傳云蚩蚩敦厚之貌正義申毛

謂顏色敦厚已所以悅之是亦以悅之蚩蚩爲

美詞

將子無怒

薛君韓詩章句曰將辭也文選廿泉賦注

泣涕漣漣

補 玉篇水部詩曰泣涕漣漣淚下皃

喬樅謹案毛詩傳箋漣漣二字均無訓義玉篇所釋是用韓詩之說

履無咎言

韓詩曰履幸也 釋文

喬樅謹案履毛詩作體謂卦兆之體也禮記引詩體亦作禮鄭注訓履爲禮與毛詩義異禮注多用齊詩韓詩訓履爲幸者郝懿行曰爾雅履福也幸者趨吉而免凶亦福之意喬樅謂漢書伍被傳注幸非望之福也履義訓福故引申旁

通之其義亦得訓幸耳

吁嗟女兮無與士耽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喬樅謹案心欲安句安字舊譌作兵語不可解當是安字之誤今爲校正

靡室勞矣

韓詩曰靡共也易中孚釋文

喬樅謹案此詩靡字毛公無傳鄭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然詳詩下文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早夜操作已非一朝則上文三歲爲婦靡室勞矣當言三歲之中同居共苦力與下語氣一貫自宜以靡訓共其義始合又列子說符篇强食靡角勝者爲制注引韓詩外傳曰靡共也言相共角力以求勝也外傳疑內傳之譌

竹竿

檜楫松舟

補環氏吳紀孫皓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張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三國志張紘傳裴松之注引

喬樅謹案張尚父紘從濮陽闓受韓詩見於吳書知尚於詩嘗亦習韓家也

芄蘭

垂帶萃兮

韓詩曰萃垂貌釋文

喬樅謹案萃毛詩作悸傳云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是亦以悸爲垂貌悸字蓋萃之叚借萃

說文云草聚貌文選籍田賦注引蒼頡篇云蕊聚也是蕤蕊義通說文又云繠垂也從惢系聲廣雅釋詁二繠聚也集韻云繠或从木作橤左氏哀十三年傳佩玉繠兮繠謂佩玉垂貌也說文垂草木花葉垂象形草木花葉皆以聚故而下垂故華繠又並為垂貌

能不我狎

毛詩釋文甲韓詩作狎

喬樅謹案毛詩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甲狎古今文惠氏棟云釋文引徐邈音甲為胡甲反匡

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其說非也漢儒訓詁音義相兼尚書多方甲于內亂鄭王皆以甲爲狎古文省少以甲爲狎遂有狎音非假借也經傳中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輒斥以爲非何也

伯兮

伯兮偈兮

韓詩曰偈桀挺也疾驅貌（文選十九宋玉高唐賦注）

玉篇人部偈武貌詩曰伯兮偈兮

喬樅謹案偈毛詩作朅訓爲武貌朅字卽偈之

通段玉篇所引雖不言何詩然偶字與文選注引韓詩文同則其爲韓詩無疑也段玉裁據說文仡勇壯也引周書仡仡勇夫謂㩆爲仡之叚借然不如從韓詩偶字尤爲耶碻

邦之傑兮

補玉篇人部桀英傑詩曰邦之傑兮傑特立也

喬樅謹案傑字毛詩作桀古文之假借三家今文作傑字爲正衆經音義五引詩亦作邦之傑兮與玉篇同皆據韓詩之文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李善文選注二韓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周禮司戈盾云祭祀授旅賁殳說文云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此詩言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胡氏紹曾謂伯以衛人仕於王朝居旅賁之官是也

焉得諠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韓詩曰焉得諠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薛君曰諠草忘憂也文選廿五謝惠連西陸遇風獻康樂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注又引

韓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與毛詩文同諼諠古相通謝惠連詩曰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注引韓詩又作萱草此順謝詩所作字耳其引薛君章句字仍作諠云萱與諠通又說文云藼令人忘憂之草也詩曰安得藼草重文蕿云或從煖萱云或從宣諼諠皆以同聲通假

有狐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三〕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

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案此錯引鴇羽有狐二詩是韓氏以有狐爲貧困之作也